

文學花園

五味德宏菜(下)

王干

苦

不吃苦撒，等於沒到德宏。

我曾經在一篇文章裏說過，人生味道，隨着年齡長大，五味雜陳。兒時愛甜，少年吃酸，青年愛辣，中年會嘗一嘗苦味。而德宏的苦撒，是品嘗人生的一種舌尖旅行。

现在的苦撒品種很多，牛撒撇是德宏最具代表性的美食之一，也是許多外地遊客初嘗時的「挑戰」。撒撇在傣語的意思是涼拌。苦撒中的經典是牛撒撇。這道菜的主要食材是牛苦腸中的苦水，搭配牛脊肉、牛雜、米線等，再加上小米辣、魚腥草、香菜等調料涼拌而成；要春碎了拌進撒荖，牛苦腸水混着剁生肉糜，腥氣裹着火，一口吞下去，喉管燒成通紅的煙囪。你問苦不苦？苦啊。初嘗時可能會讓人皺眉，但苦味過後，卻能感受到一種獨特的回甘，總讓人想起雨季裏突然放晴的天光。

牛撒撇的核心食材是牛苦腸裏殘留的草汁液，我想像不出人們當年怎麼發明了這樣一道菜，據說與天氣炎熱有關。傳說牛的苦膽可以清火去熱，但牛膽數量有限，偶或發現牛苦腸的草汁液也有如此功能。苦撒的苦一般人受不了，現在有了更多品種的撒。酸撒則用檸檬汁、橄欖汁等替代苦水，更適合初嘗者。

回到北京後，我時不時會想起苦撒的苦味，以至於舌尖生津，是回甘還是回憶？

怪

德宏給我印象最深的，還是那些奇奇怪怪的小吃。

竹節蟲炸得金黃，碼在芭蕉葉上像列儀仗隊。初看心裏發憊，閉眼咬下去，脆殼裏迸出股松仁香。當地菜市場的攤主說，並不是所有竹節蟲都有蟲子，他們看到竹子上的蟲眼，才將竹筒劈開，一群軟乎乎的小動物在裏面蠕動。我吃的時候，覺得有點油

爆河蝦的香脆，這是來自里下河的記憶。靠山吃山，靠林吃蟲。里下河那些在水面游弋的蝦子和生存在竹筒裏的小蟲其實是可以類比的，如果當初將蝦子叫作蝦蟲，我們會拒絕它嗎？

類似的還有蠶蛹，也是蟲子。蠶蛹在油鍋裏滾過，鼓脹脹泛着琥珀光。揀一粒含在嘴裏，牙齒輕叩，薄殼裏湧出稠稠的漿，像是把整個春天的桑葉香都熬成了膏。

德宏的山林中，還藏着兩樣大自然的饋贈——樹毛衣和竹毛衣。樹毛衣是一種生長在樹皮上的真菌，口感綿密有嚼勁，常用於涼拌、炒雞蛋或與水醃菜搭配。竹毛衣則是一種生長在竹林中的真菌，質地晶瑩透亮，口感清爽潤滑，營養價值高。竹毛衣的吃法主要是蘸蘸水食用，搭配酸木瓜、大蒜、小米辣等調料，酸辣可口，風味獨特。

鬼雞的名字有些怪，味道倒是正常的。叫鬼雞，原先是祭祀用品。傣味鬼雞是德宏地區的一道傳統名菜。這道菜的製作過程看似簡單，卻蘊含着傣族人民的智慧。將煮熟的雞肉撕成條，加入薑、蒜、小米辣、香菜、折耳根等調料，再淋上檸檬汁或鹽水攪拌均勻。雞肉的鮮嫩與檸檬的酸香完美融合，再加上小米辣的刺激，讓人食慾大增。



●鬼雞原是祭祀用品。 網上圖片

包燒

寫完酸、甜、苦、辣、怪之後，我要專門寫一寫德宏包燒的這個特殊廚藝。

到張大廚的小院子去吃包燒，我們幾個嘉賓過足了癮，不僅嘗到了包燒的美味，還親自參與了包燒的製作。包燒是德宏街頭巷尾常見的特色小吃，深受當地人喜愛。它以糯米粉為主要原料，加入紅糖或白糖，攪拌均勻後包入芭蕉葉中，蒸熟或烤製而成。包燒外皮軟糯，內餡香甜，既有糯米的香味，又有芭蕉葉的清香，是德宏人早餐或夜宵的首選之一。

包燒的「包」不是吃烤鴨的荷葉餅，也不是煎餅的麵皮，而是芭蕉葉。碩大的芭蕉葉闊似蒲扇，緣得發烏。張大廚說：「要挑背面帶絨毛的」，他拿篾片敲敲竹筐，「露水重的好裏肉。」傣家人信這個：葉子離了樹，魂還在裏頭蜷着，非得裹了食材過火塘，才算圓滿。

我們在張大廚的小院子做了包燒牛肉、包燒魚、包燒豆腐。我們像包粽子一樣將肉、魚、豆腐裹緊，然後放在旁邊的火塘裏。在火塘灰裏撥開個窩，將包好的葉團埋進去，煨兩袋煙的工夫，灰堆裏爆出「啵」的一聲，葉包鼓成青月亮，邊緣滲出金黃油星子。一餐佳餚便上桌了。

暮色四合時，街角佛寺的金頂漸次暗去。酸、辣、苦、香、鮮在腸胃裏翻騰，我忽然就懂了：這五味從來不是菜單上的選項，而是德宏人把生老病死、聚散離合都包燒一起。

出了小院，街邊燒烤攤飄起藍煙。竹籤上串着各色山珍，混着緬桂花香，把異國他鄉的月亮都醃入味了。

德宏的吃食總帶股子野趣，像是從土裏直接長出來的宴席，教人記着這天地原本的脾性。

（作者係第五屆魯迅文學獎獲得者，《小說選刊》原副主編，文藝評論家。）

蜜蜂般的女人

王玉鳳

十里春風，不如你
行走在陽春三月的女子
你們如風般匆匆
更如花般生動

而你們辛勤的付出
更像一隻為生活
醞釀甜美的蜜蜂
無論為誰辛苦為誰忙碌
細膩，瑣碎但又不失詩意
輕柔，隱忍
但是不忘追尋美麗
就連嗡嗡嚶嚶的節奏
也跟她們善意的嘮叨
雷同，貼近

時代詩行

（作者係濰坊市作家協會會員）

燈籠草

陳洪柳

榮入伍，在福建某海軍基地服役。奶奶又移植了一株燈籠草，一共兩盆。

爸爸在西沙海戰犧牲的消息傳來，媽媽在單位哭得死去活來，暈厥倒地，幸虧她的單位就是人民醫院，同事緊急救護讓她甦醒。媽媽沒有告訴奶奶。白髮人送黑髮人的悲劇攤誰都難以接受。茫茫大海，屍骨無存，媽媽偷偷領着我去了烈士陵園，在紀念碑前點香燒紙，灑酒禱告。從小到大我也不敢過問，乖乖聽話照做。

直至我參加工作，媽媽才告訴我真相，她從一份陣亡將士名單中查到了爺爺的名字，這一噩耗也沒有告知年事已高的奶奶，怕她傷心過度危及生命。瞞着奶奶，讓奶奶至少還有一個盼頭。媽媽此前查找爺爺訊息，同名同姓的烈士有好幾位，都查過了，此人非彼人。後來才查清，爺爺為了光宗耀祖，填報了自己的籍貫與乳名。爺爺是孤兒，逃難時被奶奶家收留，在鋪裏做夥計，有幸成了東家上門女婿。

白衣天使的媽媽，救護成百上千生命卻早早去了天堂。我嫁給人民鐵道兵丈夫，養育一個獨生子，兒子留學後直接留洋工作。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丈夫，在非洲鋪鐵軌，為了中非友誼曬得黑不溜秋，每次視頻，我心裏都打翻五味瓶。



●奶奶日夜精心打理花盆裏的燈籠草。 作者供圖

好好的奶奶突然就不行了，彌留之際說不出話，我抱了一盆燈籠草給她看，她慢慢地合上雙眼，帶走一生遺憾。如果老人家知道丈夫和兒子都是人民英雄會怎樣？也許自豪感無法彌補失去親人的痛苦。燈籠草寓意團圓，我終於明白一個女人盼夫歸、盼子歸的心酸人生。我接力侍弄起了奶奶的花盆，兩盆淚水澆灌的燈籠草。

（作者係江西省作家協會會員）

世界贈予了我什麼

仇士鵬

世界贈予了我什麼？
一時間，還真是難以回答。
那就找個參照吧。

如果我投胎轉世，下輩子可能是什麼？大概是磷蝦，高居物種數量金字塔頂層的生物，它是取之不盡的海洋主食擔當，藍鯨一口能吞下400萬隻。自己是個抽獎永遠抽不中大獎的運氣平平的普通人，到時候，無論怎麼轉動輪回的轉盤，估計指針都會落在磷蝦的區域。那麼，此刻我有而磷蝦沒有的，就是世界贈予我的。比如，人的喜怒哀樂，感知和表達情緒的能力；比如安全穩定的生活環境，沒有天敵環伺；比如世間的一切生理之上的滿足與享受，尤其是價值實現後的榮譽感和成就感。這些都是世界直接或間接贈予我的，讓我不僅能濃墨重彩地在世上走過這一遭，而且能思考如何濃墨重彩、選擇哪一條道路去走，並在從零點到零點的過程中，用源源不絕的收穫夯實人生的意義，填滿人生的虛無。

如果是和人進行對比呢？

汪曾祺在參觀平坡時曾寫道：「房屋的遺址、防禦野獸的深溝、燒製陶器的殘窯、埋葬兒童的陶棺……我在心裏重複了二十年前的感慨——平平常常的、陳舊的感慨：我們的祖先就是這樣生活下來的，他們生活得很艱難。」我有，他們沒有的，就是世界贈予我的。比如，風調雨順的一方水土，在無數水利工程的調節下，洪旱頻仍已經變成江河安瀾；比如豐衣足食的生活條件，營養不良的擔憂早就變成了營養過剩的煩惱；比如日新月異的科技文明，讓普通人也能像俠客仙神般上天入海、千里傳音、凌空飛渡；比如無數魚躍龍門、改寫人生的機遇，有數不清的枝頭等着草窩裏的雛雞飛上來，變成鳳凰；比如以詩仙的想像力都難以想像出的，豐富多彩的精神世界，讓快樂的源泉真正化作一眼不老泉。



●月亮與星星因為古人而有了詩意。 AI繪圖

自太陽。這份知道，不就是世界的贈予？

這樣看來，我即使一無所有，也已是家財萬貫。

而世界贈予人的最珍貴的財富，是一扇名為詩的心窗。「贈我一首詩，又悄悄讀得很安靜。」人生海海，苦是人生的本質，而詩是人生的亮光。在夜裏，一顆石頭連輪廓都露不出來，但如果它會發光，就會成為星星。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千萬里的遙遠距離都遮掩不了它的熠熠生輝，無數的人會為它流淚，為它感動。

《世界贈予我的》音樂視頻中，出現了兩位普通人。一位是鄧靜。在確診乳腺癌晚期後，並沒有鬱鬱寡歡、心如死灰，相反，她拍下的短視頻的封面上，她永遠是精力無限、開懷大笑的模樣。爬山、滑冰、旅行、看日出……她彷彿是在生活的賽場上現役的運動員，身體裏噴湧出止不住的精氣神。她說：「故事裏有很多意想不到的精彩，就在下一頁。」花開堪折直須折，在生命的餘暉裏，她努力去採擷世界的每一處美好，裝點生命的詩意與精彩。

另一位是王計兵，和時間賽跑的外賣員，恨不得在「一個小時裏趕出六十一分鐘」。他頂過狂風暴雨，曬過炎炎烈日，冒過霜雪霰雹，磨過老繭水泡，卻在閒暇之餘，寫下了5,000多首詩歌。一個在生活裏狼狽奔跑的人，卻比很多烹雪煮茶的文人更能創作出動人的詩篇，這不正是對詩最好的詮釋？他說，「生活給了我多少風雪，我就能遇見多少個春天」，推開那扇名為詩的心窗後，人世間的一切所遇，都教人學會珍惜，學會感激，學會認真而熱忱地生活，學會在平凡中發現美的存在。

「遠去者去了遠方，願他都安心。」帶着世界的贈予整裝出發，在詩和遠方，在歲月的地平線，我們一定都會行走得安心。

（作者係江蘇省作家協會會員）